大喪未畢而出會諸侯則其惡不待貶而見矣袁僑之盟非諸侯盟宋之盟諸侯不在會故盟稱諸侯之大夫湨梁之盟諸侯在會而大夫受命為盟故盟稱大夫

胡安國曰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鷄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湨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

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政失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歿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

擀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呂祖謙曰人君即位之初便可占知終身之昏明治亂之由晉平公繼悼公之後恃晉國之少安放於奢侈溺於宴安觀其即位之初使羊舌肸為太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

溴梁平公固是無知其初即位能用許多人何故後
來衰弱須看他承悼公之後典刑法度尚在畧有可
觀固是平公之力亦皆是悼公之餘平公即位之初
規模便與悼公别了且悼公即位之初政事用之一
國上下煥然一新其初如此後來蕭魚旣會之後早
是漸衰况平公即位之初規模已不如悼公頼悼公
之舊政遺法尚在憑藉扶持平穩安帖至數十年而
平公又漸漸昏墮以此知霸業之衰亦可占知於即

位之初其後之霸主强弱昏明治亂亦基於此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謝湜曰二國雖為魯難然非有罪惡及民也溴梁之會二國受盟非違命也平公首令諸侯而不以其罪執邾莒失政刑矣晉侯奪爵書人貶之也二子罪非在所絶也執以歸則非屈辱於晉也故雖失位不名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謝湜曰許不與中國會盟故列國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謝湜曰齊侯難魯不已故再圍成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謝湜曰不書卒於晉晉人復釋之故也

宋人伐陳

謝湜曰陳自七年逃歸未與中國會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
伐我北鄙圍防
謝湜曰三年之中五伐我北鄙四圍我屬邑兵之暴
亂者也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謝湜曰君書出奔罪其失國臣書出奔罪君不能治
冬邾人伐我南鄙
謝湜曰邾人又伐南鄙魯之結怨鄰國亦可知也

程氏學曰凡侵伐圍入之類未有言同者獨此書同圍何哉曰背盟肆暴數伐鄰國諸侯共疾而圍之

啖子曰諸侯同心圍齊特曰同圍是也十有九年盟于祝柯亦同心故也

謝湜曰齊魯鄰國也齊侯怙險負衆六伐魯北鄙四圍魯成邑諸侯背盟棄好肆害虐鄰未有過於此者也兵以好惡為主衆所好者衆欲助衆所惡者衆欲去齊之不道諸侯惡之甚矣故十有二國同心伐齊

而圍之也書同圍齊以明諸侯疾齊之深也
胡安國曰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
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横數伐
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
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
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詞也春秋於
此有沮横逆抑强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
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謝湜曰諸侯有社稷人民之重卒書于師譏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謝湜曰諸侯既圍齊於是盟於祝柯盟曰大毋侵小為齊故也同圍齊義事也諸侯所同欲也善其同圍齊故盟稱諸侯

晉人執邾子

謝湜曰邾子非以罪在所絶見執故不名溴梁既盟之後晉人執莒子邾子祝柯既盟之後晉又執邾子爲天下盟主而首犯盟約非以信諸侯也

公至自伐齊

謝湜曰以伐至圍者以明以義伐齊與不道圍人之國者異也

取邾田自漷水

謝湜曰邾小國也其伐我南鄙正以疆界不明故圍

程氏學曰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天下無王諸侯擅命征伐各自出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比比而士匄乃有惻隱之心恕人之患還師不侵豈不善乎雖然專命乃還書法亦見其譏穀梁曰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士匄若能如是其善何以加乎

謝湜曰諸侯暴横侵伐久矣利人之難乘人之危興兵以濟其欲者國國皆是也士匄受命侵齊師已至

穀矣其聞齊之喪也以不伐喪之義退師而還大夫居暴亂之中而能以恤人之患為心者也春秋録其聞喪而還善之也晉出師無名不伐喪兵之大義士匄雖不待君命還師然其還也上無損於國下無損於忠得臨權適變之宜矣然則還不書遂者與其還而不罪其專也雖然為士匄者又能以一介反命于君則臣子之善備矣

胡安國曰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

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轂聞齊侯卒乃

謝湜曰城西郛城武城皆以備齊齊猶未協故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謝湜曰魯及莒平故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謝湜曰齊與晉平故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謝湜曰澶淵之盟仲孫速首犯盟約伐邾罪之也

庶其魯人之失信也納叛非所以安吾國失信非所以服鄰國故臧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失禮焉何以詰吾盜

胡安國曰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以其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謝湜曰欒盈晉之權臣其奔楚也平公懼盈爲亂故再會諸侯將以伐欒盈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纍其子弟不収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勑五典厚人倫也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復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謝湜曰追舒寵小人生國患故楚以國法殺之

胡宏曰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按公子追舒非有大逆之罪退之可也而王

必欲殺之則非矣為棄疾者進宜陳使臣之禮以諫王退宜陳事君之禮以諫父諫於王而王不聽則竊負父而去之可也諫於父而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也諫於王與父皆不聽焉則請後祖廟而以身代父死可也烏有閔默恬然不動其心坐待王殺其父然後死之者以為子則不孝以為臣則不忠噫大道不明是以人至此極而莫覺莫悟也故愚論之以示為仁之道焉而春秋書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不罪

棄疾者大夫者人君之股肱心膂也公子者宗室之枝葉庇蔭也而輕殺之所以罪楚君也棄疾殺其父矣豈必待貶絶而後見其惡哉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乙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

謝湜曰庶其以邑來奔矣畀我又以罪來奔所謂為邾之逋逃淵藪也魯無政矣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謝湜曰慶虎得罪於國其禍連及慶寅殺書及以著刑誅之濫也孔父之及以君之禍而連及其臣也慶盈之及以臣之禍而連及其親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黄之偪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逺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譛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

因楚人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謝湜曰公子黃雖賴楚力以歸然黃非有罪惡於國書弟著其不失弟道也然則出稱弟所以責其兄歸稱弟所以明其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謝湜曰欒盈之奔也晉國既失討治又失備禦故盈帥曲沃之甲入晉以師敗故入于曲沃復入絶之辭也欒盈擅以家邑甲衆引兵入國雖曰入討范氏志乃欲危社稷背逆之罪大矣入書復入以明在所誅絶也宋魚石晉欒盈鄭良霄其罪一也魚石不稱所自者以楚子伐宋見之也欒盈不稱所自者以其内恃曲沃也故魚石欒盈以復入著其罪也良霄不稱復入者以自許著其罪也霄以他國兵力逼君以入

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呂祖謙曰欒盈奔楚初無大罪范宣子直以其勢位
逼己兩不相容而逐之盈亡之後自楚適齊自齊入
郛幾危晉室盈之罪固不可逃然考其所至之由而
宣子之罪尤大當時宣子逐盈之勢甚迫以楚錮之
使無容身駐足之地所以激成欒盈之禍宣子雖先
逐欒盈晉亦從此衰夫晉以堂堂之大國逐一亡大

夫東西南北任其所之可也何至勤天下之諸侯見得霸業不競故諸侯得以輕侮晉室而至於失諸侯也古者大夫出疆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欒盈無大罪乃合諸侯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其勢無聊安得而不亂所以作亂非其本心使宣子疾之不如此之甚欒盈亦不至如此罪在宣子不可專罪盈然雖就盈身上論亦不能無罪自欒書弑厲公其勢已炎手可熱繼以欒黶驕狠侈虐上無君下無同列以欒

書之强又繼之以黶之虐欒氏之門如烈火炎炎可
畏盈於此繼祖父之業正當恐懼修省尚恐不濟郤
又如何用箕遺黄淵嘉父等人以固其黨使其如楚
文子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尚未能免郤招許多
人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其勢方炎正滿盈之後不
能自損抑又郤如此此雖宣子之罪而縱風止炎抱
薪救火遂致滅欒氏之門實欒盈之罪也
又曰晉欒盈得罪於晉遂出奔齊自齊復入舊邑帥

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夫晉以堂堂之大國范宣子為政不設武備而使叛臣得白晝以兵而入於國都當時晉國之社稷不亡若綴旒然向使因欒氏之隙諸侯從而乘之則晉之不亡者幾希宣子秉政而致此蓋緣他倚靠外面裏面都不曾謹封疆明斥堠使持兵直入國都幾亡社稷與其外面號令諸侯何如自家謹守封疆宣子初當盈奔在外時非是不知戒觀其兩次大合諸侯以重錮欒氏宣子自以為諸侯決

不受欒氏矣他只管去外面理會裏面備都懈怠了及盈既入曲沃宣子都不知前面更無一夫之禦蓋緣只去外面理會然當時處這大亂當此大變粗能支持致敗欒氏存晉社稷者其謀皆出於樂王鮒欒氏之入也宣子倉皇無計桓子教之以奉君走固宮及教之以欒氏所得惟魏氏而可強取使當時不從桓子奉君之謀則欒氏之勢殆未可禦不從強取魏氏之謀則魏舒以佐悼公之智而助欒氏未易可去

桓子必欲郤而取之所以能終敗欒氏其功亦大矣然看得桓子之功固有力於晉亦所以為晉之害桓子在晉一嬖臣也安晉之謀不出於晉之士大夫而出于嬖倖之桓子則晉君豈不輕視士大夫而益重嬖臣之寵乎故使嬖臣之權愈重而晉之社稷愈不振而霸業愈衰者士大夫之過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謝湜曰莊公自衛伐晉乘晉欒盈之難而為寇也伐

雍榆罪之大者也書救所以善魯也書次所以責豹也救邢先次後救者罪其救之緩也救晉先救後次者罪其廢命不行也

己卯仲孫遬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謝湜曰紇事其主不以道故犯門斬關而奔

晉人殺欒盈

謝湜曰殺稱人討逆之辭也衛元喧甯喜雖逆臣然以本國大夫得罪故其死稱大夫晉欒盈鄭良霄以

謝湜曰所至乏食為大饑大水一傷秋稼而國無畜積故大饑

胡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廪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饑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隂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

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謝湜曰仲孫羯侵齊故崔杼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范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没其罪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

謝湜曰崔杼以世卿專國久矣是以難其君若難匹夫羣臣惟知聽命於崔而不知有君也春秋前書崔氏其禍基於此矣然則世卿之禍可不戒哉莊公淫妖色黷武事委政權臣而棄身於姦人之室君道於此替矣然則杼之難雖曰臣之逆也亦君自取之而已賊不討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

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謝湜曰盟于重丘將以討齊之逆也討逆諸侯之同

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内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絶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絶人之意曽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謝湜曰舒鳩楚屬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謝湜曰衎之奔也孫林父甯殖立剽以主衛衛之政令出於剽者十有三年甯喜北面臣之久矣然則甯喜之君也衎之入也甯喜又以子鮮之命攻剽而殺之其殺剽非以社稷為心也特以固寵而已剽之立雖非命且非順春秋書君書弒者正剽為喜之君以

著喜之逆也受其命則為之君食其祿則為之臣北面事之矣而後害之逆之大也孫林父甯殖逐衎而立剽甯喜殺剽而復衎其罪一也

胡安國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末減矣亦以弒其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之是奕

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
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謹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
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
廷加肅況私意耶范粲桓彜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
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謝湜曰獻公將反林父專邑背國有危害社稷之心
入戚書叛著其逆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謝湜曰晉人主會故先鄭良霄良霄國卿故先宋人衛有孫林父甯喜之亂澶淵之會釋衛二大逆而不即討五國之罪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謝湜曰晉獻公以驪姬之譖殺世子申生宋平公以伊戾之譖殺世子痤皆自絕其世者也內有嬖妾寵

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謝湜曰甯喜弑君之賊也晉國執而不殺者執不以其罪也孫林父甯喜其罪一也喜之弑剽也林父為叛于戚晉之執喜以其背林父而非以其害君也釋二逆不治而執逆臣以助逆臣失伯討之義矣晉侯奪爵書人貶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事率大夫為之矣其積習之漸非一日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謝湜曰公孫剽孫甯所立也喜為之臣則剽為之君矣喜殺剽加以逆詞者以正剽之為喜君也剽以逆臣逐君而立王法所當絶也豈衛人所宜臣事哉衛殺喜不加以討賊辭者以正剽之非衛君也晉立奚齊卓子衛立公孫剽立非其立皆失人心故晉殺里克衛殺甯喜皆不稱人其義一也

出也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謝湜曰宋之盟晉為盟主楚亦從盟晉楚交盟則邦國有息肩之地矣故盟稱諸侯之大夫以諸侯同欲故也

胡安國曰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

為名而楚屈建請楚晉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而楚子以簒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荆蠻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

將見之其後澶淵既盟之後及北虜講和西戎納款

而東封西祀搜講墜典靡有暇日丁謂王欽若諸公

相繼更進迭用天下紛紛果符文靖之言子罕之言

亦流之意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集義卷四十一

春秋集義卷四十二

宋　李明復　撰

襄公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

謝湜曰石惡甯氏之黨故出奔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

謝湜曰慶封崔杼之黨嗜酒荒滛齊大夫以莊公之

乙未楚子昭卒

謝湜曰昭楚康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程氏學曰杜氏雖知公在外闕朝正之禮者多而特為左氏解紛公之如楚固非常但書公如楚義已自見若公在楚則聖人之旨乃不在此按二十有八年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外裔之

胡安國曰歳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荆蠻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内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祗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歳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後世臣子

仇讎也吳子爲社稷主其體尊矣失於防微杜患而出入褻近怨仇故一閽之微出爲吳子之難也閽與盜皆凶人不可責以君臣之義故吳子蔡侯遇害皆不稱君

胡氏曰穀梁子曰閽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

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弑之亦邇怨之失也

又曰閽寺通傳內外以一身兼僕妾之職可謂賤矣春秋書閽弑吳子不稱君者言閽寺之賤不使得君吳子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謝湜曰杞危不能自守列國大夫為杞城之諸侯之

義也齊桓盛時城邢城緣陵出於諸侯今也城杞出於大夫大夫專事而諸侯之權替矣

胡安國曰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奬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

季札札辭不可而立遏緣先君壽夢之志於其卒也
有命授弟餘祭約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已餘祭
卒弟夷末立夷末卒欲授國於札札宜受命以安社
稷而徇匹夫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於是代立
公子光者遏之子也以謂父兄弟相傳必立季子季
子即不受國則光當立乃弑僚而代之是吳之亂札
實為之也故春秋因札來聘去公子以示貶焉
謝湜曰吳聘禮行於中國故聘與中國同辭公子札

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按

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

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然

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

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

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

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

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

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睠睠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簒其君者有之子簒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簒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

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畧以名紀此與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朱熹語録或問伯夷叔齊之讓使無中子則二子不

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程氏說叔齊當立看來立叔齊雖以父命然終非正禮恐只當立伯夷或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若國有賢大臣則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伯夷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論之則伯夷分數稍優耳胡文定春秋解論這一段也好說吳季札讓國事聖人不取之牽引四五事為證所以經只書吳子使札來聘此何異於楚子使椒來聘之事即但稱名則聖人貶之深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謝湜曰蔡世子般書弑葢與許世子止書弑同意故蔡景公書弑又書葬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謝湜曰宋災伯姬卒伯姬守禮而卒於火也伯姬以婦人之義傅保不在宵不下堂遂逮火而死伯姬之婦道闕文

道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謝湜曰佞夫非有背逆之罪也景王以僭括之亂以私意疑佞夫而殺之故佞夫見殺稱弟著天王失兄之道也兄弟手足之親也以天王之大而恩之所庇不能及手足之親則德之在人可知矣

王子瑕奔晉

謝湜曰佞夫以非罪見殺故王子瑕奔晉溥天莫非

晉人衞人齊人來媵以其賢而昏禮之厚也其終也以死守義而卒於災以卿送死而共其事以夫配謚而彰其德以其賢而喪禮之厚也方是時關雎之化不修漢女之行不聞賢妃正女之節卓然見於亂世者共姬一人而已此春秋所以賢其懿行而褒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謝湜曰良霄以汰侈構禍出奔其還也結許之力與

兵入鄭其入也介于襄庫伐舊北門此構亂以危社稷者也入稱自許以明罪在所討也殺稱人以衆棄之辭誅之也入逆辭也以他國兵力逼君而入則罪在所絶可知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絶也若宋魚石若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絶矣不

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謝湜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景公書葬者蓋蔡般之弒與許世子止弒相類傳者以為真弒誤矣楚子之將滅蔡也內懷姦心外假公義以譎詐誘蔡般而殺之使般有不可容之大逆則春秋於此絕之矣然般

世者為其能行信義也澶淵之會本以救災恤患而
行雖未能如古以王命施惠亦可以謂之義矣既而
背義食言無歸宋財貶爵稱人以見其罪也
謝湜曰災患相恤之謂義始終不易之謂信邦國所
恃者義與信而已義足以為信足以守則邦國之事
何求而不獲何行而不至哉宋災難之大者也澶淵
之會列國將以救宋災也可謂有憂患相恤之至矣
既而小大信義不立無歸宋財國卿貶國大夫何以

致邦國之安利哉卿皆奪爵稱人賤之也會事書曰
宋災故而不曰救宋災著其不能救也宋亦稱人罪
其不能辨也列國會盟侵伐莫不有事其事尤重者
春秋又且書之救災恤患以安鄰國諸侯之義無大
於此故澶淵書宋災故取財受賂以黨逆臣諸侯之
惡無大於此故特書以成宋亂
胡安國曰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
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

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禭為輕弔生而歸賵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以兩足而立行也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弑君是所謂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

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

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絶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絶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於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猶鷄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

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
未之察也可謂不知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
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
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
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
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
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
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朱熹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月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謝湜曰公如楚故薨于其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謝湜曰襄公薨子野繼立以哀毁而卒襄公未葬故名降成君故不薨不地

胡安國曰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毁亦書卒何

以別乎曰閔公内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己亥仲孫貜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謝湜曰奔喪會葬臣子之禮也諸侯於王室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於强國書滕子邾子奔喪會葬而諸侯之惡見矣

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矣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子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傳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授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書以證傳之繆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

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

宏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

可也

春秋集義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四十三

宋 李明復 撰

昭公

程頤曰昭公名稠襄公子景王四年即位昭謚也容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

人曹人于虢

謝湜曰晉楚既會大夫于宋又會大夫于虢大夫相會雖曰出於君命然大夫交相固結權勢益重而庇惡容姦皆由此起矣故大夫以罪出奔而列國受而安之者無國無之也招不稱弟者先君子孫仕於國則稱公子公孫變文示義則稱弟

胡安國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稱弟者

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其屬戚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不書在宋之盟楚先晉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

程頤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謝湜曰襄十二年莒人伐我圍台季孫救台遂入鄆趙盖曰莒魯爭鄆為日久矣然則鄆本莒邑魯今取之取鄆不書莒者罪魯人以鄆為魯邑而奪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宥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

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内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謝湜曰鍼有寵先君如二君於景以致出奔景公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庇其一弟者失親親之道也若舜然親之使貴愛之使富又使不得有為於其國則又安有母弟出奔之患哉鍼出奔書弟罪秦伯之失

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謝湜曰左氏謂荀吳毀車崇卒故敗狄

胡安國曰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

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𡨋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曷爲又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爲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禀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莒展輿出奔吳

程頤曰爲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號之

會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

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謝湜曰左氏謂展輿因國人弑莒子誤矣展輿蓋不

與弑故經書莒人莒子之被難也展輿為弑人所立

受弑人立展輿之罪也故出奔奪爵稱名展輿雖有

罪然非去疾可逐去疾以王命討逆則可以爭國逐

展輿則不可為去疾者非有臣子討逆之心也特以

公子當立恃齊威力起而爭位故返國奪公子稱入入

稱自齊責去疾之亂也展輿稱莒以明有國去疾稱

莒以明爭國

胡安國曰展輿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

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

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

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

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許魯取鄆而在會者

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

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

天下後世以簒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横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簒弒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立義微矣

楚公子比出奔晋

謝湜曰左氏謂公子圍弒麇自立右尹公子比出奔晋然經書麇卒則左氏所載誤矣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呂祖謙曰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此一段可見當時君弱臣强之漸春秋時諸侯即位則告政於隣國為其繼先君之政不敢輕其事且欲繼舊好也宣子晉之大夫為政之初乃行諸侯朝聘之禮可見當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故大夫得以僭諸侯之禮

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黒

謝湜曰公孫黒作亂欲去游氏故鄭以國法殺之

胡安國曰按左氏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强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程氏學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又無故而乃復者蓋進退皆非義定三年亦同唯昭二十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則不得已而然矣

謝湜曰昭公生十九年猶有童心無人君之儀以慰人心無人心之德以望隣國是以進不由禮退不由義以千乘之主而取輕於人凡四如晉至河乃復皆以喪失君道而自取困辱也君位之不保其終由此起矣

又曰公如晉不得入季孫如晉得入季孫權重於君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

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於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郤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冑千乘之國輕身以修鄰好乃欲郤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弔事今若不獲進見剪為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庭修事大之禮乎夫

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爲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反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絶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謝湜曰叔弓會葬者以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也

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弑於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

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

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

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胡安國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

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

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

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

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
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
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
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
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
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程頤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强為霸者之事

謝湜曰晉平委政大夫中國綱紀大壞故楚靈大合諸侯于申内則宋鄭陳蔡許滕邾外則徐頓胡沈淮夷連車接軫皆受命於楚春秋録申之會以明荆蠻之横而中國之衰也

胡安國曰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貶也其意若何楚虔弑麇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

竟莫校畏其强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弒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隣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隣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

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其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淮夷之類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

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麇
書卒不革其僞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
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
呂祖謙曰楚靈王使椒舉求諸侯於晉當是時晉平
公怠惰溺於宴安無諸侯之志其臣亦無奮然有志
為宏遠規模楚靈王初欲求諸侯問於子產子產固
已料之於先矣言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則楚强晉弱
宜晉之必從楚也然初間靈王使椒舉之求晉侯欲

之君不知自量故內有削弱之實而外欲避削弱之名不肯屈意下心以為人役尚欲爭虛氣晉君之病正在此向使平公不得司馬侯委曲調護亦未必從然晉既不能主諸侯諸侯勢必從楚則以楚之威焰亦必自會諸侯矣當是時晉傷威損重多矣幸而賴一司馬侯調護許楚之請令諸侯之從楚必竟是因晉侯許之後從之則傷威損重猶未至於極也然司馬侯當時地位不在六卿之列所以其力止如此但

就事上而能使晉侯不至於傷威損重若在六卿之列須能輔晉侯思强楚侵陵之恥掃雪奮迅治楚之罪可也

楚人執徐子

謝湜曰楚子以徐貳於吳故執徐子徐子聽命於會而楚子以猜疑執之蓋所謂不常其德者也故貶稱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

謝湜曰慶封崔杼之黨齊之逆臣也齊不能討而魯受之魯不能討而吳以邑封之楚子率諸侯伐吳以其黨慶封而邑之也諸侯失道大夫專政列國交庇逆臣久矣楚靈處南蠻之中乃能以討逆伐吳執齊慶封以正其罪使叛臣賊子恐懼于心得方伯討罪之義矣春秋書伐吳書伐慶封善之也慶封繫之齊者以著齊不能討而楚為討之也其位已絕故不稱

大夫

遂滅賴

謝湜曰伐吳討慶封義也滅賴不義也以伐吳之師滅賴楚子之暴也滅賴書遂罪諸侯之不能正楚子也以諸侯之衆而不能一諫楚子諸侯之罪也

九月取鄫

謝湜曰鄫附庸微國莒滅之魯復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謝湜曰取鄆取鄫受莒叛邑故莒師來攻不書伐我者魯罪已明故也既取其邑又敗其師罪魯人無悔

責之心也

秦伯卒

謝湜曰秦伯不名史失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謝湜曰楚子又通越伐吳以越與諸侯相通故稱人

胡安國曰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

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

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

之强以明魯之所願也暨與一也暨辭尊與辭卑故
朋亞相與曰與尊者與卑曰暨
胡安國曰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
婚强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
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
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
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
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㬥亂而得平或以

許遷于夷

謝湜曰楚不能固守其國又自葉遷夷蓋楚既滅陳許人恐故遷于夷然則葉以鄭遷夷以楚遷

夏四月陳災

謝湜曰書陳災所以存陳也存陳罪中國之不救也

胡安國曰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

謝湜曰楚靈之殺蔡侯以其有可加之惡也然春秋不以殺逆爲功乃以誘而殺之爲罪則蔡般之罪與直弒者不同於此見矣故楚靈之殺蔡侯也書誘以罪其詐書名以著其惡

又曰楚之誘蔡侯也志在圖國故楚子殺蔡而棄疾以師圍蔡

胡安國曰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

能亦可知也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
胡安國曰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侯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

於滅蔡其亂則陳之首逆不以即刑其虐則蔡之世子用為六畜諸侯委靡相視而問罪之伐不加於强暴之夷天下將胥為左衽之民矣故春秋著楚之强列楚之罪而責中國也

胡安國曰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强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

謝湜曰燕伯之齊也景公爲燕伯伐北燕高偃帥師納燕伯齊國之大義也循而行之則邦國豈有悖逆之亂哉雖然高偃能納燕伯于别邑而不能爲之討逆臣以反其位非所以定燕伯而安燕國也書納于陽善其志矣而未善其事也燕伯雖失位義未當絶故不名與衛侯入夷儀不名同意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

之行故書曰晉伐鮮虞以絶之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集義卷四十三

國立北平大學圖書館藏